



野性的呼唤

[美] 杰克·伦敦◎著



山東文藝出版社



野性的呼唤

[美] 杰克·伦敦◎著

孙志新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性的呼唤 / (美) 杰克·伦敦著 ; 孙志新译.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6. 6
(中小学生必读丛书)
ISBN 978-7-5329-5254-0

I. ①野… II. ①杰…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3375号

野性的呼唤

[美] 杰克·伦敦 著 孙志新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com.cn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179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254-0
定 价 2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译者序

杰克·伦敦是著名的美国小说家，在短暂的40年的生命里，他共创作了约50卷作品，其中著名的有《野性的呼唤》《“棕狼”》《一块牛排》。本书将这些作品一一收录。杰克·伦敦作品中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多元化的题材，以及显示出来的强烈的作家个性，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读者。

如上所说，杰克·伦敦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仅短篇小说他就写了一百五十多篇。这些短篇小说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瑕瑜互见，但是其中优秀的篇目却洋溢着美国短篇小说中前所未有的清新气息。来自社会底层的杰克·伦敦对生活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垃圾堆上”的悲惨处境有深切体会。他在《叛逆》中描写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把人当机械的冷酷剥削对童工心灵的摧残，童工约翰尼最终不顾一切走上流浪者的道路，正是因为受不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和折磨。然而，杰克·伦敦从他的亲身经验中告诉我们，等待着流浪者的美国监狱生活比工厂更加阴森恐怖。

在描写墨西哥革命青年的《墨西哥人》中，杰克·伦敦出色地刻画了里维拉这个“血管里流着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血液”的小伙子。为了推翻迪亚斯反动政权，这个踏着革命先烈的（包括他父母的）血迹前进的志士，不声不响地为革命工作，丝毫不计较个人安危。他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为了给革命事业提供资金，沉着、勇敢、机智地击败了美国一流拳击手。在美国短篇小说中，以这样力透纸背的笔墨刻画革命志士的刚强意志的作品是不多见的。

美国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界对杰克·伦敦颇多贬抑，但他们都不得不承认杰克·伦敦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写的这些短篇小说一扫萎靡与庸俗之风，以刚健的笔力刻画了高尚的情操，在紧凑的结构和生动的细节中寄托着他的褒贬。

《一块牛排》着力于写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位出色的拳击家晚年的凄凉。年轻时他不知给他养的那条狗吃了多少牛排，而在他沦落为一个“在二流俱乐部斗拳的老头子”之后，连为了争取拳场获胜所需的一块牛排都吃不上。《在甲板的天篷下面》描写了一个被杰克·伦敦斥为猪狗不如的资产阶级小姐。她用一枚金币引诱一个当地的小孩跳下海，使这个孩子被鲨鱼咬成两段。她虽然长得漂亮，心肠却丑恶之极。从这里可以看出杰克·伦敦鲜明而强烈的爱憎：他对剥削制度和以剥削为生的人的切齿痛恨和他对被剥削者的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在《疑犯从宽》里，作者则以美国式的幽默来批判美国司法制度的腐败，这有力地反驳了“在杰克·伦敦的作品里很少看到美国式的幽默”的说法，杰克·伦敦的幽默只不过带有十分辛辣的气味罢了。

《野性的呼唤》是杰克·伦敦的不朽之作。作家以刚健的笔力描写了争取生存的原始斗争。一百年来，小说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从艺术手法来看，杰克·伦敦的小说结构紧密、情节动人。短篇小说的篇幅有限，不容许作者从多方面来刻画人物。而杰克·伦敦总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让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中，用行动和语言表现自己性格的某一方面。他注意用恰当的语言在恰当的情节中勾勒出人物的鲜明形象，着墨不多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所用的语言真正称得上洗练。他吸收了《旧约》和华盛顿·欧文的文笔优点，既刚劲简洁，又如行云流水，时而轻快，时而深沉。

一百多年前，杰克·伦敦曾是加拿大小城道森众多淘金者中的一员。当年的小城热闹非凡，淘金潮裹挟着各色各样的人流，他们来了，又去了。道森城收留过他们，又遗忘了他们——只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杰克·伦敦。他的黄金梦最终破灭了，可是，道森城忘掉了众多的得意者和失意者，独独记住了他。

目 录

contents

001 / 点篝火

016 / 强者的秘密

029 / 叛 逆

047 / 基希的传说

055 / 一块牛排

073 /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081 / 疑犯从宽

099 / 远离故土

114 / 墨西哥人

140 / “棕 狼”

155 / 隐身试验

170 / 野性的呼唤

点篝火

这个人从育空河主雪道转身爬上高高的泥土河岸时，天已经亮了，寒冷而灰暗，十分寒冷，极其灰暗。岸上有一条模模糊糊、人迹罕至的小路向东延伸，穿过那片茂密的枞树林。河岸陡峭，他爬到顶部之后便停下来歇口气，又看看表，好为自己的不中用找个理由。九点了。虽然天上没有一丝云彩，但也看不到太阳，连太阳的影子都看不到。尽管晴空万里，但好像有一块无形的幕布把一切物体的表面都遮盖了，一种变幻莫测的阴郁使天空变得昏暗，之所以阴郁是因为没有太阳。这个问题并没有令这个人担忧，他对没有太阳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已经有很多天没有看到太阳了，他知道，只要再过些日子，那个令人振奋的天体就会在正南方的地平线上露出曙光，然后很快就会跃入眼帘。

这个人回头看了一眼来路，育空河足有一英里宽，消失在三英尺厚的冰层下面，在这冰层之上，还覆盖着相同厚度的雪。纯净的积雪白皑皑的，像波浪一样微微起伏，起伏之处是流冰冻结形成的凸起。由北往南，极目远眺，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一条深色的细线弯弯曲曲地绕过一座长满枞树的小岛向南延伸，然后又七拐八拐地折向北面，最后消失在另一座长满枞树的小岛后面。这条深色的细线就是雪道——主雪道——往南通向五百英里之外的奇尔库特山口、迪亚和大盐湖；往北便通向七十英里之外的道森，再往北一千英里通向努拉托，最终能够到达白令海的圣迈克尔，足足有一千五百英里远。

但所有的一切——通向远方的神秘羊肠小道、没有太阳的天空、彻骨的寒冷以及这一切所引起的陌生和诡异的感觉——竟没有对这个人产生任何影响。这可不是因为他对此已经习惯。他初来乍到，在这片土地被称为新手，而且这是他在

这里度过的头一个冬季。他的毛病就是没有想象力。对于生活中的事物他的反应是灵敏而警觉的，但仅限于事物，而缺乏对其意义的理解。零下四十六度意味着零下四十六度的冰霜。这样的事物给他的感觉就是寒冷和不舒服，仅此而已，这并不会让他去探寻。作为一个温血动物，他有多么脆弱，以及整个人类有多么脆弱，只能在冷与热之间某个特定的狭小限度里生存；这也没有令他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推测永恒的范围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零下四十六度意味着冻伤，冻伤会痛，所以必须用手套、护耳、保暖的鹿皮靴子和厚袜子来加以保护。零下四十六度对他来说不多不少，至于还会不会发生别的情况，压根就没有在他的头脑里闪过。

他一面转身继续往前走，一面冒险啐了一口。一声清脆的爆响将他吓了一跳。他又啐了一口，结果还没等那口唾沫落到雪地上，就又一次在半空中爆裂了。他知道，零下四十六度时，唾沫会在雪上爆裂，但这一次唾沫在半空里就爆裂了。毫无疑问，天气比零下四十六度还要冷——至于究竟冷多少，他可就不知道了。可是气温是无关紧要的。他要去的是亨德森河左支流上的一个老矿区，那些小伙子们已经在那儿了。他们是从印第安河地区越过分水岭到那儿的，而他却多绕了点儿路，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在春季从育空河的岛上弄些木头出来。六点钟之前他就能到达营地，那时天已经黑了，这是真的，但那些小伙子们会在那儿的，他们会把火生起来，而且连热乎乎的晚饭也会做好的。至于午饭，他用手按了按上衣里鼓出来的一包东西，这包用手帕包起来的东西甚至塞到了衬衣里面，紧紧地贴着身子。这是唯一可以保证饼子不冻的办法。一想起那些饼子，他便满意地笑了。每一块饼子切开后都在咸肉油里泡过，中间还都夹着很大的一片煎咸肉。

他一头钻进了高大的枞树丛中。雪道模糊不清，从上一次雪橇经过到现在，又下了一英尺厚的雪，因此他庆幸自己没有用雪橇，而是轻装上路。其实，他除了包在手帕里的午饭之外没有带任何行装。不过，他仍然对寒冷感到意外。他一边用戴着手套的手揉着麻木的鼻子和颧骨，一边总结道：天气真是够冷的。他是个满脸长着络腮胡子的人，但脸上的胡子保护不了高高的颧骨和等不及要伸到寒

冷空气里的鼻子。

这个人的身后紧跟着一条狗，那是一条当地的爱斯基摩狗，一条真正的狼狗，一身灰色的皮毛，在外表上或是性情上与它的狼兄狼弟没有什么差别。那条狗被这彻骨的寒冷冻得很沮丧，它知道这绝不是出门旅行的时候。它通过本能知道的东西比这个人用判断得出的东西更符合实际。事实上，天气不仅比零下四十六度还要冷，甚至比零下五十度、零下五十五度还要冷。实际气温是零下六十度。因为冰点是零度，这也就意味着冰霜达到了六十度。那条狗可不懂温度计是怎么回事。或许那条狗不像这个人那样，它的头脑里并没有对寒冷状况的鲜明感知，但它有自己的本能。它感觉到一种模糊的、然而却让它极度不安的恐惧，这种恐惧控制了它，使它无声无息地紧紧跟在这个人身后。这种恐惧迫使它对这个人每一个不寻常举动都焦急地表示疑虑，似乎是盼着这个人到营地去，或者找个地方点起篝火躲避一下严寒。那条狗已经知道火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它盼望着火，或者刨个洞钻到积雪下面去，把身体卷起来取暖，逃避寒冷的空气。

狗呼出的水汽冻结后落在皮毛上变成一层细细的霜末，特别是两颊、口鼻和眼皮，全被它呼出的气息镀上了一层白色的结晶。这个人的胡须也同样结了霜，但结得更厚实，聚集起来的霜形成了冰晶，每当他呼出一口温暖而湿润的气息，这冰晶就增加一些。这个人还嚼着烟草，因为覆盖在嘴唇上的冰把嘴都冻僵了，令他无法把吐出的唾沫从下巴上清除掉，结果他的胡子就成了结实的琥珀色冰凌，在下巴上挂得越来越长。他要是跌倒，那冰凌就会像玻璃似的摔得粉碎。但他对这个累赘毫不在意，这是所有嚼烟草的人在北国都要受到的惩罚，并且在之前的两次寒潮中他也曾外出过。那两次寒潮没有这次这样冷，这他知道，他还知道，在一个叫作“六十英里”的地方，酒精温度计记录到了零下四十六度和零下四十八度的低温。

他又在坡度平缓的林子里走了几英里，穿过一片长满黑色树桩的低洼地，然后下坡来到一条结了冰的小河上。这就是亨德森河，于是他明白自己离河口还有十英里。他看了看表，现在是十点钟。他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四英里，按这个速

度来算，十二点半他就能到达河口了。他打算就在那里吃午饭，庆祝一下这件事。

这个人沿着小河快步向前走的时候，那条狗仍然紧紧地跟在他身后，尾巴无精打采地耷拉着。雪橇先前在雪道上压出的沟还看得一清二楚，但痕迹上已经覆盖了十几英寸厚的雪。这一个月来，没有一个人从这条寂静无声的小河上经过。这个人继续稳步前进。他不是个很爱多想的人，除了要在河口吃午饭、六点钟就能到达营地和那些小伙子会合之外，此时他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想。这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不过就算有，他也没法说话，因为嘴上结满了冰凌。于是他只得继续单调乏味地嚼烟草，继续增加他那琥珀色胡须的长度。

这天气可真冷，他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寒冷。这样的念头不时地在他头脑中闪现。他一边往前走，一边用手背搓着自己的颧骨和鼻子。他不由自主地搓着，还不时地换一下手。搓归搓，但一旦他停手，颧骨马上就会麻木，紧接着鼻子尖也会麻木。他的脸是非要被冻伤不可了，他明白这一点，心中感到一丝后悔，自己怎么就没有设计一个巴德遇上寒流时戴的那种口罩。那种口罩能连颧骨一起包住，可以保护颧骨。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颧骨冻伤了又怎么样？只是有点疼罢了，没什么严重后果。

尽管这个人的头脑里一片空白，但他的观察力仍然十分敏锐，他注意到小河有一些变化，注意到那些转弯的地方和拥塞着木头的地方，而且他对落脚的地方特别留神。有一次，当他来到一个转弯的地方时，突然像一匹受惊的马一样收住脚步，绕开他刚才走过的路线，然后又沿着雪道向后退了几步。他知道小河连底都冻了——冬季的北极，任何一条溪流都不会有水的——但他还知道，山坡上会涌出泉水，流到小河的积雪之下、冰层之上。他知道，连最冷的寒流都不能使这些泉水冻结，而且他也知道这些泉水的危险。泉水是陷阱，积雪下面可能藏着三英寸厚，也许三英尺厚的积水。有时候，积水表面结着半英寸薄冰，薄冰之上又覆盖着积雪。还有的时候，薄冰积水层层叠叠，要是谁踩进去，那就会一下子一层接着一层往下陷，有时会一直湿到腰部。

就是因为如此，他才这么惊慌却步。他感到脚底不踏实，还听到积雪掩盖之

下的薄冰噼啪作响。在这样的气温下将脚弄湿，那就意味着麻烦和危险，至少也意味着延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停下来点上一堆火，把袜子和靴子烤干，这样还能保护赤裸在外的双脚。他站在那里，观察小河的河床和两侧的河岸，推测水流来自右侧。他揉着鼻子和脸颊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迈着小心翼翼的步子绕到左边，每走一步都要试探一下落脚的地方是否稳固。刚一离开危险地带，他就又嚼了一口烟草，跨着每小时前进四英里的大步，继续前行了。

在之后两个小时的路程中，他又遇到几个类似的陷阱。通常，掩盖着积水的雪面会下沉，就像冰糖，一看就知道有危险。尽管如此，有一次他还是差点儿陷进去。还有一次，他担心会有危险，不得不让狗在前面引路。狗赖在后面不愿走，直到这个人向前推了它一把才走。那条狗快步走过洁白平坦的雪面，突然之间，它陷了下去，身体挣扎着爬向一旁，爬出冰窟窿来到稳固一点的雪面上。它把前爪连同前腿都打湿了，身上的水几乎马上就结成了冰。那条狗赶紧把腿上的冰舔掉，然后躺在雪地上用嘴把结在脚爪里的冰咬掉。这是本能的行为。让冰留在脚上就意味着脚会痛。那条狗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它只是服从了深藏在它这个物种身上的本性所发出的神秘提示而已。但这个人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判断，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他拿掉右手的手套，帮狗除去了冰块。他露出手指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而手指很快就冻麻了，令他难以置信。天气真是够冷的。他急忙戴上手套，在胸前拼命地摔打起那只手来。

十二点钟时，白昼达到了最亮的时候，然而，冬季旅途中的太阳还是太偏南了，没办法从地平线上露出来。巨大的地球挡在太阳与亨德森河之间，结果河上的这个人虽然大中午在晴朗的天空下行走，地上却连个影子也没有。十二点半，一分不差，这个人到达了亨德森河河口。他对自己的速度很满意。如果他继续用这个速度走，六点钟之前他准能和那些小伙子们会合。他解开大衣和衬衫的扣子，把午饭掏了出来。这个动作的时间还不到十五秒，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那露在外面的手指便麻木了。他并未戴上手套，而是把手指在腿上狠狠地甩了几几下。接着，他坐在一根盖满积雪的木头上吃了起来。手指在腿上摔打后产生的

刺痛消失得很快，他真的吓了一跳。他连咬一口干粮的时间都没有，赶紧来回摔打手指，然后戴上一只手套，用另一只没戴手套的手吃饭。他想要吃上一口，但被结着冰碴的胡子挡住了。他忘了点火化冰了，于是因为自己的愚蠢呵呵地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感到暴露的手指又开始麻木了。他这时还注意到，刚坐下时脚趾感到的刺痛也在慢慢消失。他弄不清到底是脚趾暖过来了，还是冻麻了。他在靴子里动了动脚趾，最终断定脚趾冻麻了。

他匆匆戴上手套站了起来。他有一点害怕，于是不停地跺脚，直到两脚又感到刺痛起来。天气的确很冷，他这么想。那个从疏黄河来的人曾说过，这个地区有时候怎样冷，看来他说的是大实话。而当时自己还取笑过人家！这说明人不能太自以为是。真是没错，天果然很冷。他踱来踱去，又是跺脚又是甩臂，直到他觉得暖和过来为止。然后他掏出火柴，动手点火。他从灌木丛里弄到了柴火，那里有去年春天汛期留下的干树枝。他仔细地从小火点起，很快就燃起了一堆熊熊烈火。在这堆火上，他烤融了脸上的冰，借着这堆火的保护，他吃上了干粮。眼下，寒冷的天气甘拜下风。那条狗满意地烤着火，恰到好处地舒展开四肢，既不会远得烤不着火，也不至于近得火烧眉毛。

这个人吃完饭以后，装上烟斗，不紧不慢、舒舒服服地抽起烟来。他抽完烟，戴上手套，用帽子的护耳紧紧地包住自己的耳朵，走上了左边那条支流的雪道。那条狗很失望，恋恋不舍地回头望了望那堆火。这个人不懂什么是寒冷。也许他祖上世代全对严寒，对真正的严寒，对零下六十度的严寒一无所知。但那条狗却明白，它祖祖辈辈都知道，而且它也继承了这点常识。它还知道，在这种可怕的严寒中到处乱跑可没什么好处。这种时候应该蜷起身子躺在雪窝里，等到云幕拉起，把带来这股严寒的天空盖住再说。此外，那条狗和这个人之间也没有亲密无间的关系。它是为这个人卖命的奴隶，它得到的唯一爱抚不是鞭挞就是以鞭挞相威胁的恐怖的呵斥声。因此那条狗也不想向这个人表达自己的恐惧。它才不关心这个人的利益呢，它是为了自己才对那堆火依依不舍的。但这个人吹起了口哨，还甩响了鞭子对它发号施令，所以那条狗才转过头，来到这个人的身后跟着

他走。

这个人嚼起了烟草，继续制造新的琥珀色胡须。而且呼吸中的水汽迅速给他的胡须、眉毛和睫毛罩上了一层白色的粉末。亨德森河的左支流上好像没那么多的泉水，这个人在半个钟头的时间里没有找到任何泉水的迹象。然后就出事了。在一个毫无迹象的地方，这里松软平整的积雪仿佛告诉他下面是坚实的可靠的，而这个人就在这儿陷了下去。他陷得并不深，当他挣扎出来走到坚实的雪面之前，只湿到了小腿肚子。

他生了气，骂自己倒霉。他本来希望在六点钟到达营地和小伙子们汇合，可这样一来他就要耽误一个小时，因为他必须点上堆篝火把鞋袜烤干。在这样的低温下，非这样干不可——这一点他还是明白的，于是他转身走向河岸，爬了上去。河岸上，几棵小枞树周围的灌木丛里堆满了汛期留下的柴火——主要是些木棍树枝之类，也有很多枯枝和去年的干草枝。他拣了几根粗大的树枝堆在雪地上当作篝火的基础，避免刚点燃的小火烧化积雪后熄灭。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片桦树皮，拿火柴把树皮点燃了。桦树皮比纸还容易燃烧。把树皮放在那个基础上之后，他便小把小把地往里添干草和十分细小的干树枝。

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做着，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随着火苗慢慢地变高，他添上去的树枝也越来越粗大。他蹲在雪地上，直接从灌木丛里把缠在一起的树枝抽出来加进火里。他知道，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零下六十度的严寒下，谁都不能在点第一堆篝火时失败——当一个人把脚弄湿的时候，绝不能失败。如果他的脚是干的，就算没有点着火，他也可以在雪道上跑上半个小时，恢复血液循环。但在零下六十度的低温下，弄湿了的脚会冻住，光靠跑步是不能恢复血液循环的，无论他跑得有多快，弄湿的脚也只会越冻越僵硬。

所有这些，这个人全都明白。去年秋天，疏黄河来的那个老北极跟他说过这些事，现在他真心感激这些忠告。他的双脚已经完全麻木了。为了点这堆篝火，他不得不脱去了手套，结果手指马上就麻木了。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让他的心脏不断地将血液输送到身体的表面，输送到四肢的最远端，可他一旦停下来，送血

的速度也就减慢了。来自太空的严寒袭击着这颗星球未加防护的最远端，而他呢，正处在那未加防护的最远端，因此他承受着最沉重的打击。他身体中的血液在严寒面前凝固了。血液是有生命的，就如同那条狗一样，因此，血液也像那条狗一样想躲起来，避开那恐怖的严寒。只要他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行走，他就会不自觉地血液送到身体表面；但现在，血液已经退了下去，躲进了身体的内部。身体的最远端首先感到缺血。他打湿的双脚冻得越来越快，虽然他露在外面的手还没有开始冻结，但也麻木得越来越快。鼻子和脸颊已经在冻结，与此同时，全身的皮肤也因为缺血而发冷。

但他还是安全的。不管脚趾、鼻子还是面颊，只是遭受了轻微冻伤而已，篝火已经开始越烧越旺了。他开始朝火里添指头粗的树枝了。再过一会儿，他就能往火里添手腕粗的树枝了，那时候，他就可以把湿鞋袜脱去，一边烤鞋袜，一边在火边取暖，当然了，他得先用雪把脚搓一搓。篝火点成了，他也就安全了。他又想起了疏黄河来的那个老北极对他的忠告，他笑了。那个老北极曾极其严肃地立下规矩：任何人不得在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六度之后单独在克伦代克地区行走。他现在就在克伦代克，他遇见了意外，他独自一人，但他还是靠自己救了自己一命。那些老北极也真够娘们儿气的，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确很女人气，他心里想。一个男人要做的就是保持头脑冷静，这一点他还行。不论是谁，只要他是条汉子，他就能单独行走。不过，鼻子和脸颊那么快就冻了，这令他感到意外。而且他也没有想到，手指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没有了知觉。手指半死不活，他几乎无法并拢指头去抓树枝，手指好像远离了他的身体，也远离了他本人。在他摸树枝的时候，必须用眼睛看看是不是抓住了树枝。他与手指之间的联系已经很弱很弱了。

所有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反正火是有了，火舌高蹿、噼啪作响，火苗的每一次跳跃都带来生命的希望。他开始动手解靴子。靴子上积着一层冰，厚厚的德国袜子冻到了小腿肚子，硬得就跟铁皮刀鞘一样，靴子带就像烈焰烧过的铁棍，弯曲着缠绕在一起。他先用麻木的手指解了一阵，后来才意识到这样干很蠢，便将匕首掏了出来。

但他还未来得及割靴子带就出了事。这都是他自己不好，或者说他犯了个错误。他不该把篝火点在枞树下面。他本该把火生在开阔的地方。但生在树底下，他能够更方便地从灌木丛里取柴火，直接添进火里。然而，他就这样一棵枝条上挂满积雪的树底下做着这一切。已经有好多个星期没有刮过风了，所以每根树枝都积满了雪。每当他抽出一根树枝的时候，就会向那棵树传递轻微的振动——对他来说是一次感觉不到的振动，但这振动却足够引发这场灾难。在这棵树的高处，有一根树枝上的积雪掉落下来。积雪落在下面的树枝上，又把下面树枝上的积雪压翻了。这个过程在继续，且规模不断扩大，波及整棵树。最后发展成雪崩一样，积雪猛然落了下来，盖住了这个人和他那堆篝火，而那堆火居然被压灭了！篝火燃过的地方盖着一层新鲜的、乱糟糟的雪。

这个人惊呆了，仿佛听到了对自己做出的死刑判决。一时间，他坐在那里痴痴地看着篝火曾经燃烧过的地方。接着，他又让自己冷静下来。也许那个从疏黄河来的老北极是对的。如果他真有个伙伴，现在也就不至于这么危险了。旅伴可以点起篝火。眼下只能靠自己来重新点火了，而这第二次就绝对不能再失败了。即使成功，他也很可能会丢掉几个脚趾。他的脚这时一定已经冻得十分严重了，而到第二堆篝火燃起来，还需要一些时间。

这就是他脑子里想到的东西，但他并未坐在那里干想。这些念头在他头脑中闪现的时候，他还在不停地忙着。他为篝火重新做了一个基础，这次是在一片开阔地上，再也不会会有不怀好意的树木把篝火弄熄了。接着，他从汛期冲来的漂浮物里收集干草和细小的树枝。他无法并拢手指抓这些东西，但他还能用手捧。他就这样弄到许多枯枝败叶，还有一些不能要的青苔，但他已经竭尽所能了。他做得很有章法，甚至还弄来一抱很粗大的树枝，留待火头烧旺之后再使用。这段时间里，那条狗一直蹲在旁边注视着他，眼里露出一丝企盼的神情，因为狗把他当作造火者，而那火却又一直不来。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这个人把手伸进口袋，想再拿一片桦树皮出来。虽然他的手指什么都摸不到，但摸索的时候他却能听见桦树皮发出清脆的沙沙声。不管

他如何努力，但就是抓不住那片树皮。而他自始至终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双脚正在快速冻结。这种念头都快要把他逼得手足无措了，但他还是抵抗着惊慌，保持着冷静。他用牙齿把手套戴上，来回甩着臂膀，用全身的力气把双手往自己身上甩。他坐下来摔打，然后又立起来摔打；而那条狗却一直蹲在雪地里，狼一般毛茸茸的尾巴放在前面，把两条前腿暖暖和和地盖了起来，两只狼一般的尖耳朵直直地伸向前面，眼睛盯着这个人。而这个人呢，眼看着那条畜生有自己天然的防护，既暖和又安全，于是他一面抡胳膊甩手，一面感到一股强烈的嫉妒。

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到被自己摔打的手指隐隐约约地出现了恢复知觉的最初信号。那微弱的刺痛感越来越强烈，一直发展为难以忍受的刺痛，但这个人却因此而满意地欢呼起来。他拿掉右手的手套，掏出了那片桦树皮。暴露出来的手指很快又麻木了。接着，他又把那包火柴拿了出来。但是，严寒已经夺走了他手指的活力。在他尽力把一根火柴和其他火柴分开的时候，整包火柴都掉在了雪地上。他试图从雪地上把火柴拾起来，但失败了。失去知觉的手指既摸不到东西也抓不住东西。他小心翼翼，把双脚、鼻子和脸颊冻结的念头从头脑中驱赶出去，一心一意全都放在了火柴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用视觉代替了触觉，当他看到自己的手指处在火柴两边的时候，他就把手指合了起来——事实上，是他的意志在把手指合上，因为神经联系已经中断，手指不再听从指挥了。他给右手戴上手套，使劲地用那只手打自己的膝盖。然后，他戴着手套，用双手把那包火柴，还有很多雪，一起捧了起来，放在自己的腿上。然而，这样也好不到哪儿去。

折腾了半天，他最终用戴着手套的手掌根部夹住了那包火柴，就这样把火柴挪到了嘴边。他死命地张开嘴巴的时候，嘴上的冰噼啪作响，炸得他生疼。他缩回下巴，把上嘴唇卷起来，用上牙拨弄着那包火柴，来把火柴分开。他成功地弄出一根，掉在了腿上。但他的处境并未好转，因为他没办法把那根火柴捡起来。接着，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用牙把那根火柴咬着在腿上擦。他擦了二十次才把那根火柴擦着。火苗燃起的时候，他用牙咬着送到那片桦树皮旁边。但燃烧的硫磺味冲进他的鼻孔，钻进他的肺部，令他痉挛地咳嗽起来。那根火柴掉在雪地上，

熄灭了。

他抑制住接踵而来的绝望后意识到，从硫黄河来的那个老北极是对的，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六度之后，应该结伴行走。他摔打着双手，但没有引起任何感觉。突然，他用牙齿脱掉手套，把两只手都露出来，用手掌根部把整包火柴都夹了起来。胳膊上还没有冻结的肌肉让他用手掌根部把那些火柴很紧地夹住了。然后他就用整把火柴往腿上擦，那把火柴闪出了火焰，整整七十根火柴同时被点燃了！一丝风都没有，火柴不会被吹灭。他把脑袋偏到一边，避开让他窒息的烈焰，把那把熊熊燃烧的火柴送到那片桦树皮旁。他夹着火柴的时候，意识到了手的感觉。他的皮肉被烧焦了。他能闻出来。在皮肤下面的深处，他能感觉到。这种感觉成为剧烈的疼痛。尽管如此，他还是忍着，笨拙地将那些火柴的烈焰伸向那块桦树皮，但那块树皮却没有迅速燃烧起来，因为他自己那双燃烧的手挡在了中间，把大半火焰都吸收了。

他终于忍受不了了，猛地一松手，那把燃烧着的火柴掉进雪里，发出滋滋声，不过，那片树皮倒是燃着了。他开始往火焰上添干草和细小的树枝。他没法挑拣，因为他只能用手掌根部来夹送燃料。小块的朽木和青苔贴在树枝上，但他尽量拿牙齿把这些东西咬掉。他小心翼翼然而却笨拙地保护着那堆火。火意味着生命，所以绝不能熄灭。由于血液从他身体表面回流，他开始发抖，因而也就越发笨拙了。一大片青苔不偏不倚正好掉在那个小小的火堆上。他想用手指把那片青苔拨开，但颤抖的身子使他转过了头，结果把那堆小火的核心部分都打散了，燃烧着的草和细树枝散落得到处都是。他试图再把它们弄到一起，尽管他做得专心致志，却无法控制自己的颤抖，树枝毫无希望地散开了。那些树枝一根根喷着烟熄灭了。点火者失败了。他茫然地向四周看着，目光刚好落到那条狗身上，它蹲在雪地里，就在被毁的火堆对面，不安分地弯腰弓背，稍微抬起一只前爪，然后又抬起另一只，焦急企盼着，来回变换着身体的重心。

一看到这条狗，他脑子里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起一个故事。有个人遇上了暴风雪，于是他就杀掉一头牛，钻到牛的尸体里，这样他就活了命。他也